

“我是怎样收集普通人老照片的”

《佚名照》背后的故事

■编者按

纪实摄影家晋永权花了20多年,收集、整理、甄选出从195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末期,1500余幅佚落的日常生活照片,集结成册,命名为《佚名照》。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持有者、被拍摄者皆是佚名

这是一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影像史。20多年来,他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在旧书、旧货市场,搜集那些可能出现在我们每个人家庭相册里,却被遗忘在角落的老照片,试图找出中国人日常照相行为中的社会与历史逻辑

草地周刊邀请晋永权撰文,谈一谈他和《佚名照》背后的故事

右图:晋永权收集的佚名照。

晋永权

“围绕20世纪下半叶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照片,讲讲照片中人物的故事,讲讲你20年来收集整理过程中的故事吧!”

《佚名照》出版以来,每当读者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时,我总是感到有些难以回答。从本世纪初,我偶然接触、关注起地摊上随意放置、价格低廉的普通人生活照,每张照片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有什么样的时光记忆、悲欢离合,或令人一唱三叹的个人叙事,及其背后的宏大主题,甚至神秘的历史之谜,等等,都不是我最初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会这样呢?20世纪末的怀旧情绪并没有因千禧年的到来戛然而止。相反,怀旧日渐成为一种公共情绪。人们通过一张张名家名人照片、历史节点图像,来建构自我和想象他者,甚至记录历史。讲故事是一种“永恒”的方法,故事讲述者从来不会缺乏听众,甚至不会缺乏市场。一方面,通过故事“介入”图像,特别是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图像,是一条捷径;另一方面,用图像作为历史研究的证据,或可成一家之言。

我为何反其道而行之?这些“难登上大雅之堂”,只是偶尔作为其他叙事手段辅助之物的“佚名照”,恰恰占据了中国人影像留存的绝大部分。在一个物质普遍匮乏的年代,它们曾经如此庄重地被摄制出来,充满了神圣的仪式感;它们被珍藏、赠予、怀念,保留了珍贵的个体、家庭与集体记忆。但当经历了改革开放,物质极大丰富、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后,却又如此决绝地被遗弃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存在,是否存在理性秩序——它们是自由散漫的野蛮生长,还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必然产物呢?

这些20世纪下半叶产生,随之又被弃置的日常图像,不是应该引起极大关注,值得投入精力认知探寻吗?

表演性、模仿性、实用性、符号性与互动性,这是20世纪下半叶的日常图像特征。20多年后的今天,再回望《佚名照》的搜集、整理过程,每一步都充满艰辛。照片上的人物没有姓名,没有拍摄者,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拍摄的。在这种情况下,去寻找类型、归纳分析、找出特征,没有一件是今天想到明天就可以做到的事情。要找到看见这些照片的渠道,要看得足够多,要逐步形成认知、归纳与分析,直至得出结论。总之,这是一个冒险行为,开始是,如今也是。

但激励却始终相伴。这些消弭个体差异的佚名照,摆脱了具体信息的纷扰,拉开了照片与现实的距离,为归纳、总结它们的共同特征提供了某种便利与可能。

“田野”在哪里?

探寻这些照片,首先必须大量“阅读”,就是要做足田野调查。到哪里去“阅读”,“田野”在哪里?一家一户去看人家的照片,翻人家的相册显然不合适也不可能。

这时候,就要感谢那些在旧书、旧货市场上风吹日晒雨淋的小商贩了,他们四处收集、售卖旧相片,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这些规模不一的摊位自然就是调查的“田野”。而大量的“阅读”,包括初步归类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得以实现。

大城市是资源比较集中的地方,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沈阳、长春、哈尔滨、天津、广州、武汉、成都、重庆、拉萨、西安、兰州、银川、乌鲁



木齐,等等。东西南北中,都要利用一切机会走到、看到。有些地方,去了就有收获有感受,而有些地方去了后却没什么收获,甚至很是沮丧,与期待的差别很大。但必须要去看看,这样心里才有底,不会留下遗憾。当然,一些地方反复去,不停地有收获,比如北京的潘家园,2010年前后那里逐渐聚集了全国各地收来的旧照片,量大,类型也多。

这一过程中,再穿插着去看一些地级市,甚至县城的旧货市场,包括村里的杂货店,特别是各地废置的照相馆,时常也会有意外之喜。

潘家园里的小潘

北京潘家园内鱼龙混杂,几乎从开园以来,20世纪下半叶的日常照片便随处可见。有关照片,摊主们想当然认定哪些值钱,哪些不值钱,熙来攘往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价格的“鄙视链”上,普通人的日常照片处在最低一级。

我偶然闯进小潘的店面时,他正为自己收集的粮票、钱币、奖状能不能卖上价操碎了心。世纪之初,小潘母子二人从温州来到北京,在潘家园做起了生意——母亲在外露天摆摊,他则租了间门面。小潘的摊位上摆放着几张民国照片,还有不少上世纪批量印制的张贴照片。我注意到他桌子下面有一个大纸箱,随意堆放着不少老照片。

每当我在那些“杂七杂八”的照片中闷头挑选时,小潘总是特别困惑地看着我,疑惑“那么不起眼的东西怎么还会有人要呢?”而我总是和他约定,“三块一张,认为好的你再拿回去”。小潘的纸箱经常换,疑问和对话却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全国各地的货源源不断,打开时仅凭扑面而来的陈年霉味,就知道这是南方卖家托运来的。而那些干燥易折、看似更加精心保存的照片,无疑来自北方,包括西北卖家。

十来年,断断续续,在这个隐蔽的角落里,我蜷缩在寸土寸金的拐角,弯腰低头挑选着。“田野,这就是田野。”体力达到极限的时候,我一直靠着这个信念支撑着自己。

东北地区集体化时期的日常影像

在沈阳,特别是铁西区,可以看到一批批东北地区集体化、工业化时期的日常影像。图片类型集中、品质好,人们的衣着也很讲究,拍照仪式感很强,透着当时普通人身上的自信与尊严。

在锈迹斑斑的锤子、斧头、扳子、螺丝帽,以及沾满油渍的工作服、棉帽、劳保鞋中看到这些照片时,我心头掠过一丝不安。它们那么娇小柔弱、楚楚可怜,身处这样的环境,随时都可能消散一般。而它们却又那样顽强、执拗,照片上无名无姓的普通人以一种庄严,证明自己曾是大时代的过客。无需言语,一切皆在眼前。

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鞍山几家照相馆拍摄的照片,非常集中,类型齐全,所使用的背

说人解史

景布几乎涵盖了风景名胜、革命建设等各类题材,这与鞍钢当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直接的关系。这座城市如今已进入资源枯竭型城市行列,正在转型。

痕迹是照片经历的最好体现

来自南方的日常照片由于地理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那就是历史积淀形成的斑驳感。这赋予了照片特殊的内涵和美学意义。

在南京中华门旧货市场,我见到一位斯文的摊主。他脚下有一堆破烂不堪的旧照片——撕裂破损、抠挖涂抹、霉迹斑驳、面目模糊……我一眼就看中了这些,因为这些痕迹是照片经历的最好体现。

我跟摊主提出要买这些照片,摊主笑了,说不要钱,拿走就是!当然他不失得体地向我传授了一些判断照片值不值钱的“秘诀”,并推荐我买那些他自认为将来会更值钱的“好照片”。

那天的结局没有意外,我勉强强买了两张“好照片”,他送了我那一堆“破烂”,彼此算“交了个朋友”。当然,后来这对“朋友”再也没有见过面,因为友谊的发生地——那个旧货市场所在的小巷已经面目全非,空余一座倒闭了的现代化商厦。

无论花多少钱,这个必须有!

那是2015年的冬天,经过常年的“田野”工作,我身心疲惫,颇有几分厌倦,感觉再不收手,或将前功尽弃。但心中总有隐隐的遗憾,体现这些照片历史行将结束的时期,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普通人日常照相行为的图像还不够。当然,在室外拍摄的,诸如穿着喇叭裤、戴着墨镜等“奇装异服”的照片已经不少,但体现爱情、亲情的照片,包括室内题材的依然欠缺。

在一个寒冷的周末早上,天津城隍庙旧书市场异常冷清,只有十来个摊位,三三两两的顾客。一个布满灰尘的旧书摊上,一个同样灰不溜秋的底片袋混在其间。我简单地翻了翻几本旧书后,拿起这个袋子,打开,顿时目瞪口呆:32张120底片,保存质量很好,底片袋上记录了1982年10月2日,天津一座小洋楼内一对青年男女的美好时光。我瞬间做出事后看来并不是特别理性的判断:无论花多少钱,这个必须有!

从北京去天津的路上,我与一位同事曾说起过兜里带的钱数,两人加起来大约有4000块。我心里想,哪怕是这个数,也要,大不了以后再也不买了。当我试探着问老年摊主,这些底片要多少钱时,回答出乎意料:“320块。”看来摊主早有准备,10块钱一张。我迅速掏出300元,准备再另找20块钱时,温暖的天津话传了过来:“看您痛快,20块别掏了!”

至于那天我假模假式地在他书摊上挑选其他无关痛痒的便宜书籍,但最后又放了回去的孩童把戏,想必让老爷子见笑了。



网上时光

有了先前十年来线下收集的经验,当网络,特别是旧书网上开始售卖、拍卖这类照片时,我便有了如鱼得水般的感受。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快速浏览、搜寻,只是单张照片要比实体摊位贵一些,再加上运费,那就更贵了。比起摊位上买到的价格,网上几乎要翻番。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大体知道了自己需要什么,哪些是新的类型,哪些是需要补充的,一切都变得较为理性,投入也比较精准。

网上交易简单直接,看中的就下单,没有其他环节。我从不讨价还价,看中的照片就买下来,看不中的,白给都不要。反正本来就比较便宜。我这种慷慨之举,在网上还是感动了一些卖家,他们经常把我曾买过的照片类型推荐给我。

更让我感动的是,一些熟识的卖家经常在上货之前,把货单发给我先过目,我挑选好,按照货单上的售价把钱打过去以后,经常会在精心包装的照片文件里,看到他们给我退回来的部分货款。更有甚者,直接把一堆照片寄给我,根本不提钱的事情,在留言中还热情地称我为“老师”,连说“有用就好,有用就好!”

收到网上购买的照片时,无论多么低廉的价格,我都能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摊主对这些照片都精心包装,有的用硬纸板护住,有的夹在书里,里三层外三层地裹着。这一切让我对于这些照片在普通人心目中的价值有了新的认知,这些照片在被遗弃的同时,又被敬重着。

日常生活中的影像文化心理,真的是需要研究分析,做了这件事,似乎就接受了诸多人的嘱托、期许。这一切都反复地提醒我,对待佚名照的收集整理,要明事理知敬畏,常怀虔诚之心,既要有理性之精神,又要善于体悟事态人心。不得想当然,更不能抱着玩一把的心态。

沉默是最得体的行为

俱往矣。当初作为一个职业的新闻报纸图片编辑,开始在熙来攘往、遍地尘土的旧书摊旁,翻看这些无序散乱的上世纪普通人日常照片时,我内心充满了异样的感受。

这些无边无际,既繁复又无序,没头没尾的庸常照片,甚至破烂不堪的陈年旧照,与我端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仔细审视过的每一张尺幅标准、制作精良、配有精准说明的照片,有多么不同。特别是与拆阅各地作者来稿,瞬间决定这些稿件的生死,或是指导投稿作者时对方认真倾听的状态,内心的感受有着多大的区别啊。

这样每到一地就四处打听旧书、旧货市场,走街串巷,为了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东西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专门寻找这些没有什么价值的寻常之物的行为,有什么值得炫耀,或对外人说道的呢!面对这些佚名照片,或许沉默是最得体的行为。当然,那也是敬意、叹息、笑声,抑或评价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俯仰之间皆为陈述。谁能说这不是日常图像记忆的重要一课呢!

晓晨

说起幸福生活,人们首先会想到什么?是追梦中苦与乐的交织,是家中袅然的烟火气,抑或是茫然中结缘的“明灯”照亮了前路……

一组以“圆梦小康幸福有缘”为主题的系列视频征集,让千千万万普通人以缘相聚,寻找幸福的源头。

在参与者的镜头中,幸福与缘分的模样千姿百态,普通地铁员工寻梦冬奥战队、表叔表婶养蜂找到致富经、扶贫干部们驻点奋斗、“卤肉”兄妹起早贪黑创业……此次征集由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办公室与江苏今世缘酒业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短短两个月时间,征集到了近百部作品,镜头中展现的是普通人结缘“梦想”,砥砺奋进的精气神。

扶贫干部:数千公里奔波助力圆梦小康

200多公里路,这三年往返了数十次,奔波成了张津林的生活常态。

2018年,河北省怀安县被列入京津冀东西部扶贫协作县,由北京市怀柔区对口帮扶。2018年4月,怀柔区园林绿化局造林科科长张津林作为种植技术专家,被选派挂职怀安。工作之余,张津林反复思考到底怎样才能发挥当地种植优势,可持续地提高经济效益。

“榛子”蹦进了他的脑海中。榛子是怀柔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具有投入少产出高、耐旱等特点。养护起来也比较容易,1个人就能管理30多亩。这让大面积推广成为可能。

他算了一笔经济账,粮食作物1亩地的年收入约500元,而榛子1亩地高产可达400至500斤,以生榛子16元/斤的市场价来计算,一亩地至少能赚5000元以上。这样一个家庭只要有30亩地种植榛子,年收入就有十几万元了。想到这里,他兴奋得差点跳起来。

由于怀柔与怀安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张津林担心榛子无法适应,决定先在县政府宿舍附近废弃的小菜园辟出一块地作为试验田。种下50株榛子苗后,这块地成了他心中的“白月光”,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骑车去观察榛子苗的生长情况。

怀安地处山区,海拔比北京高将近700米,风大干燥。为了模拟大面积推广之后的自然环境,不能使用特殊养护手段,2018年冬季,为了便于观察,张津林连续3个月没回家。第二年春天,有30多株幼苗挺过了寒冬,但还是有10多株冻死了。

这能把张津林心疼坏了,他一度怀疑自己引入榛子种植的判断是否正确。为此,他查遍了相关图书,又特意回怀柔区园林局咨询相关专家,还组织考察队,赴山东果树培育基地学习。

2019年秋天,张津林的努力终于有了回应,榛子树结果了。经专家论证,此地具备榛子种植推广的条件。张津林又开始着手规划300亩榛子园的建设。

榛子园项目只是“两怀”对口帮扶的小小一角。三年来,经过两地通力协作,已经实施扶贫项目63个。怀安农副 products 进京销售累计达2.7亿元,带动贫困人口4300余人增收。

地铁员工:结缘“冬梦”,不负爱与责任

“没想到离自己很远的冬奥会,竟成了生活的重要部分”,参与冬奥赛场志愿服务的成超说。

平日里,成超是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的一名员工,从事北京地铁二号线车辆技术工作,滑雪只是他业余爱好之一。2018年,他被选拔成为冬奥滑雪战队队员。

平日里,冬奥滑雪战队的队员是医生、消防员、银行职员、企业家、审计师、北京地铁运营职工等。“我们都希望用所长为国家冬奥梦想作出贡献,一个人的叫‘冬梦’,大家的力量聚在一起就叫‘筑梦’。”成超说。

但经历数次实战练兵,大家才发现圆梦之旅不似想象中那般梦幻美好。“站在山上,不到15分钟雪镜结霜,20分钟双脚就冻僵了,30分钟护脸结冰。”经历了首场赛事“远东杯”的服务之后,激动自豪之余,成超与队友清晰地体会到了寻梦之路的艰辛。

“服务赛事,和平时滑雪时的随心所欲非常不同,很多工作都是重复的,很枯燥,但不能出一点儿错。除了一腔热情,最重要的还是坚持和毅力。”在一次一次的实战中,成超与队友愈加清晰地明白了责任的分量。

几次赛事服务中,成超都负责赛道平整工作,这项工作对于腿部力量要求非常高,往往一趟下来腿就酸痛得发抖了。在成超的记忆中,雪道平整组有队员一天推了15趟,约45公里,“相当于从天安门一直推到十三陵。”他笑称,迎接2022北京冬奥会,储备体能得从现在开始。

普通人「缘」聚的幸福与梦想